

东坡全集

第二函
卷十一

東坡集卷之三十

奏議

眉山蘇 輓東坡氏著

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
狀奏准勅差撰故中散大夫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并書者右
臣平生不爲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近日撰司馬光
行狀蓋爲光曾爲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爲范鎮撰墓誌蓋爲鎮與
先臣洵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
不敢固辭然終非本意況臣老病廢學文辭鄙陋不稱人子所以

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再乞郡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朝廷以安靜爲福人臣以和睦爲忠若喜怒愛憎互相攻擊則其初爲朋黨之患而其末乃治亂之機甚可懼也臣自被命入覲屢以血懇頻干一郡非獨顧衰命爲保全之計實深爲朝廷求安靜之理而事有難盡言者臣與賈易本無嫌怨只因臣素疾程頤之姦形於言色此臣剛褊之罪也而賈易頤之死黨專欲與頤報怨因頤教誘孔文仲令以其私意論事爲文仲所奏頤旣得罪易亦坐去而易乃於謝表中誣臣弟轍漏泄密命緣此

再貶知廣德軍故怨臣兄弟最深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豈復有意記憶小怨而易志在必報未嘗一日忘臣其後召爲臺官又論臣不合刺配杭州囚人顏章等以此見易於臣不報不已今旣擢貳風憲付以雄權升沉進退在其口吻臣之綿劣豈勞排擊觀其意廼不久必須言臣并及弟轍轍旣備位執政進退之間事關國體則易必須扇結黨與再三論奏煩瀆聖聰朝廷無由安静皆臣愚惄不早迴避所致若不早賜施行使臣終不免被人言而去則臣雖自顧無罪中無所愧而於一聖眷待獎與之意則似不終竊惟天地父母之愛亦必悔之伏乞檢會前奏速除一郡此疏卽乞

留中庶以保全臣子取進止

貼黃臣前在南京所奏乞留中一狀亦乞更賜詳覽施行

又貼黃臣從來進用不緣他人中外明知獨受聖眷乞賜保全
令得以理進退若不早與一郡使臣不免被人言而出天下必
謂臣因蒙聖知故遭破壞所損不細矣

又貼黃臣未請杭州以前言官數人造作謗議皆言屢有章疏
言臣二聖曲庇不肯降出臣尋有奏狀乞賜施行遂蒙付外考
其所言皆是羅織以無爲有只如經筵進朱雲故事云是離間
大臣之類中外傳笑以謂聖世乃有此風今臣若更少留必須

拾似此等事雖聖明洞照有無而黨與既衆執奏不已則朝廷終亦難違其意縱未責降亦須出臣勢必如此何如今日因臣親嫌之請便與一郡以全二聖始終之恩若聖慈於臣眷眷不已不行其言則又須謄謗以謂二聖私臣曲行庇蓋臣旣未能補報萬一而使浮議上及聖明死有餘罪矣伏乞痛賜閔察

早除一郡

乞將上供封椿斛斗應副浙西諸郡接續糶米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十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
蘇軾劄子奏臣伏見浙西諸郡二年災傷而今歲大水蘇湖常三
郡水通爲一農民栖於邱墓舟楫行於市井父老皆言耳目未曾
聞見流殍之勢甚於熙寧熙寧臣聞中杭州死者五十餘萬蘇州三
十餘萬未數他郡今旣秋田不種正使來歲豐稔亦須七月方見
新穀其間饑餓變故未易度量吳人雖號柔弱不爲大盜而宣歙
之民勇悍者多以販鹽爲業百十爲羣往來浙中以兵仗護送私
鹽官司以其不爲他盜故略而不問今人旣無食不暇販鹽則此

等失業聚而爲寇或得豪猾爲之首帥則非復巡檢縣尉所能辦
也恭惟二聖視民如子苟有可救無所吝惜凡守臣監司所乞一
一應副可謂仁聖勤恤之至矣然臣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用
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而米價不踊卒免流殍蓋緣官
物有限饑民無窮若兼行借貸俵散則力必不及中路闕絕大悞
饑民不免拱手而視億萬之死也不如併力一意專務糶米若糶
不絕則市價平和人人受賜縱有貧民無錢可糶不免流殍蓋亦
有限量矣臣昨日得杭州監稅蘇堅書報臣云杭州日糶三千石
過七月無米可糶人情汹汹朝不謀夕但官場一旦米盡則市價

倍歸死者不可勝數變故之生恐不可復以常理度矣欲乞聖慈
速降指揮令兩浙運司限一兩日內約度浙西諸郡合糶米斛酌
中數目直至來年七月中除見在外合用若干石入急遞奏聞候
到卽指揮發運司官吏於轄下諸路封椿及年計上供錢斛內擘
畫應副須管接續起發赴浙西諸郡糶賣不管少有闕絕仍只依
地頭元價及量添水腳錢出賣及賣到米腳錢並用收買金銀選
充上供及封椿錢物所貴錢貨流通不至錢荒所有借貸俵散之
類候出糶有餘方得施行似此計置雖是數目浩瀚然止於糶賣
不失官本似易應副但令浙西官場糶米不絕直至來年七月終

則雖天災流行亦不能盡害陛下赤子也如蒙施行卽乞先降手
詔令監司出榜曉諭軍民令一路曉然知朝廷已有指揮令發運
司將上供封椿斛豆應副浙西諸郡糴米直至明年七月終不惟
安慰人心破姦雄之謀亦使蓄積之家知不久官米大至自然愁
時出賣所濟不少惟望聖明深愍一方危急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去歲奏乞下發運司於豐熟近便州軍糴米五十萬石
蒙聖慈依奏施行仍賜封椿錢一百萬貫令糴米而發運司以
本路米貴爲詞不肯收糴去年若用貰價收糴不過每斛七十
足錢盡數收糴猶可得百餘萬石則今年出糴所濟不少其發

運司官吏不切遵凜之罪朝廷未嘗責問習玩號令事無由集
今來若行臣言卽乞嚴切指揮發運司稍有闕悞必行重責所
貴一方之民得被實惠所下號令不爲空言



乞擢用程遵彥狀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
狀奏右臣竊謂朝廷用人以行實爲先以才用爲急二者難兼故
常不免偏取而端靜之上雖有過人之行應務之才又皆藏器待
時耻於自獻朝廷莫得而知之如臣等輩固當各舉所聞以助樂
育之意伏見左朝散郎前僉書杭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程遵彥吏
事周敏學問該洽文詞雅麗三者皆有可觀而事母孝謹有絕人
者母性甚嚴遵彥甚宜其妻而母不悅遵彥出之妻旣被出孝愛
不衰歲時伏臘所以事姑者如未出而母卒不悅遵彥亦不再娶

十五年矣身爲僕妾之役以事其母雖前史所傳孝友之士始不能過臣與之同僚二年備得其實今替遷都下未有差遣碌碌衆中未嘗求人臣竊惜之伏望聖慈特賜採察量材錄用非獨廣搜賢之路亦以敦厲孝悌激揚風俗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公外補廻避賈易劄子

蘇軾

元祐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自杭州召還以來七上封章乞除一郡又曾兩具劄子乞留中省覽傾瀝肝膽不爲不至而天聽高遠不蒙回照退伏思念不寒而慄然臣計之已熟若干忤天威得罪分明不避櫛要獲譴曖昧臣今來甘被分明之罪不願受曖昧之譴臣聞賈易購求臣罪未有所獲只有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一事必欲收拾砌累以成臣罪易前者乞放顏益已蒙施行今又乞放顏章以此見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傾臣只如浙西水災臣在杭州及替還

中路并到闕以來累次奏論詞意懇切尋蒙聖慈採納施行而易
扇搖臺官安鼎楊畏並入文字以謂回邪之人眩惑朝廷乞加考
驗治其尤者宰相以下心知其非然畏易之狠不敢不行賴給事
中封駁諫官論奏方持其議易等但務快其私忿苟可以傾臣卽
不顧一方生靈墜在溝壑若非給事中范祖禹諫官鄭雍姚勔偶
非其黨猶肯爲陛下腹心耳目依公論奏則行下其言浙中官吏
承望風旨更不敢以實奏災傷則億萬性命流亡寇賊意外之患
何所不至陛下指揮執政擘劃救濟非不丁寧而易等方欲行遣
官吏言災傷者與聖意大異而執政相顧不言僥倖行下顯是威